

新疆文史资料精选

第一辑

余骏升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反映新疆辛亥革命和杨增新统治时期(1911~1928年)的重要史料10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潮流席卷全国,当年12月29日革命党人刘先俊在迪化首举义旗,打响了塞外反清斗争的第一枪。1912年1月7日革命党人冯特民等领导伊犁武装起义成功。接着,铁木耳领导哈密维吾尔农民起义,震撼全省,迫使新疆巡抚袁大化于3月17日宣布承认共和,杨增新乘机窃夺了这场革命的果实。但新疆各族人民没有屈服,哥老会成员、和阗策勒村维吾尔农民继续坚持斗争,新疆各族人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载史册。

杨增新自1912年登上新疆的统治者宝座,到1928年被樊耀南刺杀,统治新疆长达17年之久。经历过杨增新时期包尔汉、通宝、马符绶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以鲜为人知的事实,为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杨增新、研究杨增新时期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

目 录

迪化辛亥起义风云	魏长洪(1)
辛亥革命时的喀什哥老会	王时祥(9)
“策勒村事件”的调查报告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调查组(17)
伊犁辛亥革命概述	杨逢春(38)
伊犁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文献简介	魏长洪(50)
附录:新疆辛亥革命大事记	(58)
杨增新上台前后	马符绶(63)
杨增新统治时期	包尔汉(75)
杨增新时代杂记	通宝(181)
杨增新治新种种	伯声(194)
杨增新制服阿连阔夫	马符绶口授 黄万贤整理(209)

迪化辛亥起义风云

魏长洪^①

当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时，新疆各族军民在天山南北也燃起了革命的烽火，在新疆的迪化首先爆发了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对全疆其他地方的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西出阳关 兴建民军

清末，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编练新军。

伊犁将军长庚也十分热心编练新军。1907年2月，长庚从北洋各营中挑选248人，组建伊犁陆军模范营，王秀峰任管带。1908年1月，由南洋各营中挑选400人与招募的243人，从武昌出发，当年7月15日抵伊犁。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人，随军西出阳关。为了另图发展革命势力，革命党人贾鸿钧（字汉三）、张英杰（字文卿）、万长风（出关后改名万象春）、邓鼎新（出关后改名邓祥麟），相继来到迪化。贾鸿钧到省城后任工程营书记长、督练公署随员、《伊犁白话报》访事（记者）等职。万长风到省城，考入陆军将弁速成学堂，学习结业后被委充马队第十八标书记长。邓鼎新脱离军

^① 魏长洪：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

籍，改做小本生意，借以联络汉族工商界，宣传革命。张英杰负责筹划起义事宜。

万长风等人将迪化情况密告好友刘先俊，促其出关筹划政治革命。刘先俊字定坤，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由日本回国后，历任湖南、江南（今南京）、镇江等地军营的教官、管带等军职，在军界颇有声望。1910年11月13日，袁大化继任新疆巡抚，为了整编新疆陆军，招募将校，笼络亲信，求助于刘先俊的舅父陶森甲等人。陶曾随左宗棠西征大营出关，到新疆又为刘锦棠的幕友。新疆光复后，陶森甲被授予内阁中书。1883年6月11日，陶森甲请假回原籍湖南。从小丧父的刘先俊，为寡母的独子，很受舅父陶森甲的钟爱。陶森甲在新疆的经历，对刘先俊颇有影响。陶返内地后，曾到江苏做候补道。1907年，署寿州镇总兵，结识了袁大化。陶森甲鼓励刘先俊到新疆以展壮志，便向袁大化推荐刘先俊。1911年春，刘先俊持荐书到开封袁大化行馆求见。守旧的袁大化得知刘先俊为留日学生，便送去一笔路费，予以辞谢。

1911年10月22日，刘先俊偕堂兄刘先造（字庆元）、刘先任（字福昌）、刘先挾（字茁生）等抵迪化。刘先俊一行途经兰州时，遇到来新疆任职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易道造（字应恒），为湖南湘乡人。刘先俊以同乡的关系，一路对易道造宣传开导，使易赞成革命，充做内应。刘等到迪化时，武昌起义大捷震动中外。湖南、陕西首先响应，相继建立革命政权。不久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响应武昌起义，宣告脱离清政府。袁大化对刘先俊此时西来，疑其是革命党人，怕他会与各地暗通声气，仅委派刘先俊为新疆督练处教练官，不给军事实权。刘先俊拒绝到职，袁大化又以金钱收买，也遭到刘先俊的拒绝。刘先俊请袁大化拨派驿马东归，袁借口各地“兵事方棘，秦陇道梗”，又怕刘假借官府名义，沿途煽动起义，拒绝拨给驿马，使刘先俊等人滞留迪化。

当内地各省起义的消息纷纷传到迪化时，刘先俊又规劝袁大

化宣布新疆拥护共和，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袁大化却认为：新疆地处边陲，紧接强邻，兵单财少，无一可言自立。并且新疆人民知识程度不及内地十分之一，只可保土安民，以静观变，不宜图空名而召实祸，“敢有暴动者，是乱民也，杀无赦”。袁大化还和伊犁将军志锐、陕甘总督袁庚、皇室亲贵载澜等密谋，迎接宣统帝西迁，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或阿尔泰建都，外借沙俄的保护，内联内、外蒙和甘、新各族封建王公，割据西北，与革命军对抗。

刘先俊被迫隐居在迪化城观音阁内，联络各界革命志士，积极筹划起义。当刘先俊等人闻知袁大化等策划迎接宣统割据西北的阴谋后，决心推翻袁大化，“更立新督”。首先，刘先俊同伊犁东来的张英杰、贾鸿钧等人取得联系。遂又分头取得哥老会首领刘海江与忠义堂头目黄大发、马万荣、陈守堂（字光模）、唐晓云、喻少良、刘福田等人的支持。迪化商会文案彭诏孙（字翼仲），新疆省议会议员黄国柱（字秋谷），即用道高尔嘉（字子固），候补知府郭鹏（字博九），被清廷遣戍迪化的原天津学生领袖温世霖（字支英），补用知县萧鹤章（字友松），候补巡检萧景昌（字简臣），新疆艺徒学堂堂长周室辅（字汉涛），财政局书记员朱莹（字寄生），候补通判周家襄（字敬候），候补游击周炳耀，警官曹汉（字倬云），新疆警察科长、俄文学堂提调华承谟，巡防营官兵欧阳泽、魏尧阶、赵海山等人，先后被拉入革命队伍。刘先俊为了运动袁大化卫队支持革命，亲自劝说其卫队长王学斌（又误作王家宾或王用宾）做内应。为了取得外县的支持，刘先俊又秘密带领新疆省立中学堂教习张玉琪（字嗣臣）赴古城（今奇台县）联络哥老会 300 余人。万长风在骑兵第三营联络教练官苏国良与各连长带兵届时响应起义。黄大发与欧阳泽运动炮营士兵支援革命。同时，由刘先俊联络巡防营（又称东营、协营）。刘海江运动新军。贾鸿钧联络工程队。周炳耀负责发动武装局的新兵做内应。郭龙章（字揆文）负责运动学界。新疆省立中学堂监学时经诤（字勤敷），陆军学堂兼巡警学堂教习徐柏梁

(字迈南),迪化第一小学堂教习傅尊三(字培生),迪化模范小学教习陈谷宣,新疆省立中学教习但国勋(字达三)等人,热情地投入革命,并多方发展革命成员。郭鹏运动了商界的赵耀南(字瑞祥)、陈德辰(字恭宣)等人投身革命。温世霖主要负责发动津帮商人。黄义生联络城外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萧鹤章联络习艺所的犯人协助起义。周室辅亲自布置艺徒学堂打制马刀、枪械等。

刘先俊等为加速筹划起义,组织了起义领导机关,分为攻击部、防卫部和机要部。攻击部指挥的起义军通称民军,刘先俊任元帅,胡炎午(字少庵)任参谋兼总司令,温世霖为都督。兵分九路,刘海江任第二路民军统领,喻少良任第三路统领,张兴怡(字和庭)任第四路统领,贺玉仙任第九路统领。迪化民军仅具雏型,人员不足,军械与物资更无着落。

经过一番准备,刘先俊等人决定于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起义。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起义未能如期举行。刘先俊去古城返回迪化后,又商定农历九月二十日举义,被迪化县知县张华龄侦知,乃迫使胡桂三、张砚溪、雷煦、黄大爷等人写血书告密。这时,袁大化又在督练公所门前得到匿名传单,声称将于某日起事。迪化城中的商人,屡经祸乱,损失惨重,害怕重蹈往年的覆辙,首先向袁大化告密,说刘先俊是领导起义的主谋。十一月初一日,袁大化接到密报,宣布迪化全城戒严,令马队管带刘雨沛侦探刘先俊的踪迹,并将陈云鼎关押在大牢。刘雨沛奔走3天,侦骑和密探四出搜寻,一无所获。初七日与初八日两天,风声越来越紧,大街小巷挤满了持钱帖向商行兑换硬币的人群。天津八大家门前更是拥挤不堪。袁大化派军警弹压,如临大敌。由于陈有余的出卖,防卫部南关及洋行街防卫长赵耀南被捕。

刘先俊与防卫部部长易道造商定,令曹汉领导保护俄商、教堂、藩正街与兴殖银行一带。石印生(字蕴生)带人保卫藩正街与南大街。谭德忠充南关防卫队队官。周云庄(字家义)临时率领杨

梅魁、彭伯章、黄郁林等人往返兼顾。刘先俊又派张英杰、刘容光(字咏藩)在机要部负责联络陆军及外交事宜。萧绎春主办机要及秘书。罗正浚(字晋仙)、李膺、萧景昌等人联络警界,购办旗帜、枪械等。黄国柱由罗正浚推荐,接任秘书兼参谋。郭鹏负责筹办商团及粮运等事。萧鹤章预先拟定告示数张。欧阳坤藩(字尚文)办理文件。陈震球等人负责打制马刀等武器,刘先俊还从各方筹集经费5018两。

被迫举义 血染西陲

在关键时刻,即决定起义的前一天,农历十一月初九日上午10时,内奸符西垣、萧炳南、张嗣业、陈有余、邹家亮、熊鹤年等向袁大化自首,交出革命组织人员名单,再次供出刘先俊是起义的首领,巡防营等为内应,对革命做了无耻的叛卖。袁大化接到密报,进行严密部署,枕戈以待;又捕杀了陈守堂、唐晓云、李寿楠。刘先俊住在吴亦空、任蕴空主持的观音阁内,任廷杰(字浚源)、黄特衡(字丹吾)、陈敬吾(字尧典)、欧阳坤藩等人,为了保卫刘先俊,也移住观音阁。刘先俊为逃避袁大化的追捕,又秘密移住在曾任县知事的胡清源(字楚江)家中。刘先俊闻知陈守堂、唐晓云等人遇害,即仓促决定提前于当夜9时起义。他亲自率领100多人,左臂缠白布,各持刀矛,伪装成巡夜兵丁,进入城内巡防营,与营内革命分子汇合。巡防营内做内应的士兵遭到反动军官弹压,民军奋力进攻,占据营房。遂又高举黄、红等色大旗,书写革命字样,再攻既定目标。

刘先俊挥师攻打袁大化卫队,夺取枪支弹药,武装民军。刘先俊令刘海江、谭德忠率队攻打卫队,由庞荣胜用木梯越墙入内,遭伏击受伤三处。黄梅初、庞长春、黄海清三人相继跟进,也先后被刺伤。原做内应的卫队长王学斌,这时却率队枪击民军,周少春手

扭王学斌逼令响应，被王的卫兵砍伤左额、左肩及右手，忍痛逃出，王学斌也被打伤。马队教官苏国良允做内应，此时也观望按兵不动。张兴怡、黄义生率队攻打巡抚衙署，从后墙攻进，张负重伤，由彭有贵护送回寓所，翌日晨民军失败，张自缢而死。黄义生联络的城外回民，因袁大化戒严，未能入城，因力薄转而协助易道造攻打炮队。原拟定夺炮后，由原炮队排长欧阳泽司炮，轰击各衙门。谭金益、魏尧阶等数次进攻炮队，均未得手。炮队督队官邓玉山率30余人反扑，邓站在矮墙上指挥，被做内应的炮兵排长王有舟击毙，其卫兵温新合也同时被打死。双方激战多时，民军无功而退。喻少良、贺玉仙奉刘先俊之命，率队接引警察第一区(东北区)巡警合攻炮队。巡警道宋敬熙突然前来阻挠，喻少良拔剑砍伤宋的头部，宋带伤脱逃。丁永胜追杀宋时，原做内应的该区警官桂瑞麟(字祥书)却带队迎击民军，将宋接走，喻少良砍死宋的卫兵郝殿生，夺取无弹枪一支。警察第五区(南关)巡官黄梅生，奉命接替被捕的陈守堂攻打工程队，率30余人由新南门进城往返兼顾，因新军已入城，被迫退走。失败的各路民军，陆续退守巡防营，商讨对策。

新疆陆军从协统至排长，袁大化皆换成亲信。王学斌也是袁大化的同乡，百名卫队，每人一杆带刺刀毛瑟枪，各配400颗子弹，月饷服装从优。袁大化令协统王佩兰指挥陆军，严密包围了巡防营，又分兵把守各要道，民军处于危急之中。

刘先俊见难以扭转危局，便对身边的万长风等人说：“今日堕入敌人诡计，事已至此，惟有继续担负革命成功之重任者难，死革命者易。你当从难，我得就易。你们乘天未明突围出城，奔赴伊犁，可图后举。我拼得一身，掩护你们突围。我虽死也可继黄花岗72烈士之先迹，断不致湮没无闻，虽死何恨！”万答称：“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刘则说：“杀身成仁，何分先后。今日同我一死，无济于事，只要活着革命意志坚决，从难负重，取得革命成功，胜于今日同

死。伊犁陆军官兵多是你的旧友，易于联络。”万不禁吞声饮泣，迟疑不决。刘又说，事已至此，勿作儿女态。军人以流血为荣，流泪为耻，频促起行。

万长风偕同邓鼎新、喻少良、刘福田、马林等人，与刘先俊泪别，潜行出城。马林为当地回民，冒风雪严寒，引路穿越天山，昼伏夜行，逃往伊犁报信。刘先俊指挥民军固守巡防营，战斗到农历十一月初十日黎明，退守到刘猛将军祠后院内（今新疆军区后勤部院内）。袁大化指令管带韩起凤带兵追击，刘先俊等弹尽被捕。巡防营战斗至十一月十一日上午，袁大化仍束手无策，即令王佩兰以大炮放置在东城门楼上，炮轰巡防营。巡防营伤亡惨重，缴械投降，请降的民军骨干成员章云台等 60 人，当场被残杀。

刘先俊由承审官初审，继被押到督练公所，由袁大化亲自审问起义的原由。刘先俊慷慨答称：“当武汉举义之日，我劝你反正，不料你奴心太重。今日被抓，速杀而已，夫复何言。”袁又问革命党还有何人？刘答曰：“杀尔者，我也；欲反正者亦我也，此外并无一人，求杀我勿株连他人。”袁又问为何不跪？刘大怒曰：“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跪尔汉族贼子，虏廷走狗。事成则我杀尔，事不成则尔杀我，何以屑言碎语以厌人听闻。”袁恼羞成怒，令速杀之。刘先俊临刑前仍对监刑者说：“寄语袁抚，毋冤杀同胞，上干天怒。”刘先俊说毕，慷慨就义，年仅 29 岁。

袁大化为把革命党人斩尽杀绝，在全疆实行白色恐怖，通令各州、县捕拿革命党人，迪化全城布满了追捕民军的军警，妄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尤其是两湖人士，人人自危，曾与刘先俊同住观音阁的任廷杰等 4 人，不经审讯即予以残杀。杨炳堂与成渭卿、蒋晓葵、黄光阁同在一民房闲谈，并都是湖南人，胡成有为报私仇，诬告他们是“民军党人”，立即被捕杀。但国勋等人被捕，不愿受辱而服毒自杀。铁忠义被捕后，袁大化多次指令严刑拷供，铁忠义直认不讳，并无牵扯。王少林等人，愤于民军的失败，自杀殉义。据

1913年7月新疆稽勋调查会编纂的《迪化民军起义分类一览表》统计，迪化起义遇难86人，其中湖南宁乡籍27人，湘乡籍26人，湘潭籍11人；被流放193人，其中宁乡籍的占48人。被杀害的民军，多被安葬在迪化东门外的湖南义园、湘军义园、同善堂义园等（今乌鲁木齐通用机械厂一带）。袁大化血腥镇压迪化起义，受到清廷的通令嘉奖。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雷煦，被提升为孚远（今吉木萨尔县）知县。内奸符西垣、熊鹤年等败类，也受到重用。

辛亥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袁大化处于四面楚歌中。迪化城内要严惩袁大化的匿名传单遍贴通衢大街。还有两名湖南人，在袁大化去北校场阅兵时进行行刺。群众的怒火，迫使袁大化不安于位，将新疆军政大权交给另一个老官僚杨增新。杨增新为安定新疆社会大局，买棺木安葬被杀的民军，又为将刘先俊的遗骨运返原籍，发给经费，并拨车辆，购买棺木，交给刘先任亲自入殓护送。

迪化辛亥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在军事上反革命力量超过革命力量；二是刘先俊到迪化仅两个月，对社会情况不熟悉，以致鱼龙混杂，屡出叛徒告密，打乱了起义的部署，给敌人以镇压起义的时间，注定这次早产革命的夭折；三是未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有些涂了革命油彩的旧官吏，反而成为绞杀起义的谋士；四是起义的基本力量为巡防营和哥老会，他们虽然作战勇敢，但不知革命真谛。

辛亥革命时的喀什哥老会

王时祥^①

1912~1913年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哥老会和喀什噶尔各族人民,曾举行过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活动。他们的壮举,无疑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哥老会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兴起于长江中下游,继而遍布全国各地,是反清秘密组织。清光绪初年(1877年左右),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率部进疆,平定阿古柏之乱时,所率湘军中半数以上是哥老会会员。当时有一名哥老会首领是朝廷缉拿的要犯,逃亡到左军屯驻之地时,军中士兵自动排起长达数里的队伍,隆重地恭候迎接他。左宗棠明知他是清朝钦犯,也不敢轻举妄动,哥老会势力之大由此可见。

此后,哥老会组织遍及全国,在各地开山立堂设立码头,在天山南北多达数百处。入会者以汉民为主,也有部分满、回、维吾尔、哈萨克与蒙古等少数民族,甚至还有少量外国人。哥老会以反清为宗旨,秘密团结,注重义气;扶危济困,实行互助;一人不幸,群起赴难。于是下至失业难民、散兵游勇,上至清朝文武官吏,旁及工农商学及其他,无不争相入会,以参加为荣。其中虽也有一些聚赌嫖娼、窃盗滋事之徒,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哥老会还是有其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人

^① 王时祥:文学工作者,《喀什文苑》副主编。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成为新疆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最基本的群众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首先发难。事隔一个多月，日本陆军学校留学生、湖南人刘先俊，率百余名哥老会会员，于12月28日在新疆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发动反清起义。但仅一天多就因遭新疆巡抚袁大化残酷镇压而告失败。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就在1月7日晚12时，以杨缵绪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发动起义，一举攻克惠远城，杀死清伊犁将军志锐，起义宣告胜利。3天之后，伊犁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当年2月，为扑灭辛亥革命在新疆点燃的熊熊烈火，巡抚袁大化发令进军伊犁，与伊犁起义军鏖战在五台至精河一线。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接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袁大化被迫承认北京共和政府，并同意将巡抚之职改为共和政府辖下的新疆都督；接受中央临时政府的电令，与伊犁临时政府停战议和。

袁大化见大势已去，在新疆也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推荐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接替新疆都督的职务，得到袁世凯批准。就在这节骨眼上，即将赴任的新疆都督袁鸿祐，却在喀什噶尔道台府内被杀身亡，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夫人以及参将汤殿恒、疏勒知县张秉铎等人。起事杀官者为喀什噶尔哥老会首领边永福与魏得喜。事在1912年5月7日。

当年5月19日，袁世凯改命镇迪道尹兼提法使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新疆局势从此发生了急剧转折。

早在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被杀之前，伊犁革命党人就与天山南北各地的哥老会积极联络，各地哥老会也纷起响应，配合伊犁起义，“如参加迪化、伊犁二次革命，皆属惊天震地、可歌可泣之壮举也。哥老会又于迪化、伊犁相持不下之际，在南疆各地戕官滋事，

暗与伊犁联络而抗迪化，竟使新抚袁大化穷于应付、闻风丧胆，不能不让出政权，仓皇入关”（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从1912年4月起，南疆有焉耆知府张铨、库车知州毛英畏、轮台知事李华嵩、阿克苏道尹陈正源与知府王乃发等人，相继被当地哥老会党处死，给清朝在新疆的残余保皇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因此，袁鸿祐的被杀，看来只是早晚的事。

但袁鸿祐的被杀，却有着比别地更为复杂的背景与重大内在原因，因而在新疆所引起的震动也就格外之大。

袁鸿祐身为清朝在西陲的重臣，手握南疆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莎车、和阗）的最高行政与涉外权力，在内向清室效奴才之忠，为巡抚袁大化卖爪牙之力；对外向英、俄殖民主义者尽屈膝献媚、丧权辱国之能事，早已丧尽民心而为世人唾骂。

自鸦片战争之后，英、俄等殖民主义者就妄图吞并新疆，特别是沙皇俄国气焰尤为嚣张。1860年（清咸丰十年），沙俄在强加给中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就提出，除早已开通的伊犁、塔城二通商口岸外，必须将喀什噶尔开辟为沙俄在南疆的新口岸。1881年（清光绪七年），沙俄据修订后的《伊犁条约》，又正式设立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馆址在今喀什市西的色满宾馆内）。自此，沙俄殖民主义者加强了对喀什噶尔以至天山以南在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控制。

1901年，俄国驻喀领事馆人员无理调戏妇女，喀什噶尔城各族各界民众在俄领事馆大门前抗议游行。此时刚就任喀什噶尔道尹的袁鸿祐，在沙俄势力的胁迫下出兵镇压示威群众。但俄国方面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年，当时的俄领事彼得罗夫斯基，通过北京的沙俄驻华公使，强迫清政府将支持民众示威的喀什噶尔提督张宗本降为阿克苏镇总兵，并提名焦大聚接替喀什噶尔提督之职，以便为他们所控制。

1906年9月，沙俄通过华胜银行贷款2万卢布，强迫袁鸿祐

修筑了喀什噶尔至吐尔尕特山口的通道，以便垄断从中亚安集延到喀什噶尔的陆路交通权，为他们进一步扩大经济与军事侵略做好准备。第二年，沙俄又乘袁鸿祐组建官商合办和闐金矿之机，再三施加压力，袁鸿祐又向俄国人出卖了矿山监管权。

1910年冬，袁鸿祐在喀什噶尔下令禁止面粉出口。这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沙俄却以未经他们同意，而蛮横要求取消禁令，袁鸿祐也照办不误。

1911年，沙俄殖民主义者为在新疆扩充侵略势力，以公开登记和出售通商票的方式，非法发展大量的“俄侨”。沙俄驻喀领事索柯夫在喀什噶尔道所辖各地，仅一次就发放了2 000张俄籍证明书，每张收费高达20两白银。对这样公然践踏我国主权的恶劣行径，喀什噶尔各族各界民众早已义愤填膺，而袁鸿祐仍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袁鸿祐如丧考妣。还在1911年底，为了镇压迪化刘先俊起义，他就给新疆巡抚袁大化解送过一批数目可观的饷银。翌年初伊犁革命爆发，他又授意疏勒知县张秉铎、参将汤殿恒等，在民间搜刮饷银20万两，准备押往迪化供袁大化镇压革命之用。

当清帝溥仪宣告退位，中华民国已正式成立之后，袁鸿祐在给俄国人的涉外文书上仍旧照署大清宣统年号，以示自己心中只有清朝而绝无共和。这不仅引起喀什噶尔各族各界人民，特别是哥老会的不满，就连俄国人对这样的文书也不予承认。到袁大化也被迫承认共和并正式通知袁鸿祐后，袁鸿祐却将这份通知扣住不发，对外秘而不宣，保皇党的顽固立场更是昭然若揭。

这样一个卖国求荣、死保清朝的反动腐败官吏，只能是共和革命的死对头，居然还要让他担任新疆都督，掌管新疆军政最高权力，新疆各族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于是，在袁鸿祐即将赴迪化就任之际，代表革命大义和民众意志的喀什噶尔哥老会，在首领边永

福与魏得喜率领下，夜袭喀什噶尔道台府，一举歼灭了祸国殃民的袁鸿祐及其同党；同时劫走了尚未运走的 20 万饷银。

边永福与魏得喜二人一向以除暴安良、扶危济困为信条，善于团结当地各族民众共同对付封建官吏与作恶多端的外国侵略者，在喀什噶尔一带有着极高的威望。自杀官起事之后，他们迅速将哥老会编练成三营兵力，二人自任统领各带一营，另一营交哥老会会员陈得功率领。这支军队在喀什噶尔积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有力地配合了伊犁革命的发展，一时间，人心所向，“各地流民闻风趋赴，无论入伍与否，皆听边、魏等号令。边、魏又收莎车、和阗、英吉沙、巴楚各县哥老会徒编为队伍，以扩大其势力范围。焦提督、王道尹受其挟制。至于各县知事，更无一不仰哥老会鼻息；畏之如老虎，敬之如神明”（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但是，沙俄政府看到随着老朋友袁鸿祐的被杀，他们在喀什噶尔以至南疆的利益将受到哥老会的控制，1912 年 6 月 23 日，借口保护沙俄在喀商民利益，派俄军上校鲍波洛夫率 840 名哥萨克骑兵，穿越吐尔尕特山口入侵喀什噶尔，在今疏勒县境北部分兵七处屯扎，妄图以武力要挟新疆都督杨增新和喀什噶尔地方当局，但其矛头所向明显是对着喀什噶尔哥老会的。

在此之前，即 1912 年 2 月间，沙俄“侨民”赛义提因强占于阗策勒村水源，被扣入当地县衙。俄驻喀领事馆副领事贝伦斯亲往于阗，强迫释放了赛义提。赛义提有恃无恐，于 6 月 16 日再霸策勒村水利，并打伤多人，还极力诱骗当地农民加入俄籍。当他听说俄军进兵喀什噶尔后，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为了主持正义，维护我国尊严，喀什噶尔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二人下令，派莎车参将熊高升与其助手赵大胜（均为哥老会成员）前往下阗，处理赛义提一伙制造的“策勒村事件”。熊、赵二将带兵抵达策勒村后，赛义提大胆顽抗，命俄侨打死士兵及群众多人。熊高升不得已组织反击，指挥士兵击毙对方 29 人，火烧了赛

义提庄园。赛义提挖开后院墙，连夜逃往喀什噶尔，隐藏在沙俄驻喀领事馆内。

为了报复，沙俄于7月初再度增兵500人入侵喀什噶尔，并架起机枪和大炮对准喀什噶尔道台府大门，公然叫嚣要处死于阗县官吏、百姓180余人。索柯夫又通过沙俄驻北京公使，要求袁世凯责令喀什噶尔道当局道歉赔款。

8月间，杨增新指令喀什噶尔提督焦大聚与道尹王炳向沙俄赔礼，并将和阗州官唐允中、于阗县令沈永清撤职，宣布将熊高升、赵大胜二将扣押查办。但各族人民是支持哥老会的反俄斗争的，熊、赵二将从策勒村返回莎车时，却受到当地百姓击鼓鸣炮夹道欢迎！

于是，1912年8月26日，丧失理智的沙俄军队用大炮炸毁了喀什噶尔城北大门，攻入城内大肆挑衅闹事；不久，又派兵千余进驻喀什噶尔城，以加强军事威胁。喀什噶尔哥老会所组建的新军，在边永福与魏得喜二人率领下，严守阵地寸步不让，沙俄军队只好暂时收起威风，这才使一触即发的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军事威胁未能奏效，沙皇政府转而继续向新疆都督杨增新施加压力。

杨增新自接手新疆都督后，使尽阴谋诡计，与伊犁临时政府达成协议，于1912年7月间正式攫取了新疆军政大权，只把伊犁、塔城、哈密与喀什噶尔的管理权让给了伊犁革命党人。他深知哥老会是伊犁革命党的中坚力量，要将这些革命党人斩尽杀绝，非得先除掉新疆各地的哥老会势力；而势力最强大的喀什噶尔哥老会则是杨增新心头最大隐患。他决心先拿边、魏二人开刀。

杨增新毕竟是老奸巨猾的。他首先暗中联络喀什噶尔提督焦大聚、道尹王炳，让他们见机行事。之后又去信给边、魏二人，假意说什么“故新疆都督袁鸿祐五月间在喀什道署内被戕一案……兹据查始末，悬于销案。喀什肇事之人，皆因误会以致暴动；旋能保守秩序，并不扰害地方，情尚可原，应即准如所请销案”（张大军：